清史稿/卷3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十八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十九 列傳一百六

► 卷三百二十

于敏中 和珅 弟和琳 蘇凌阿

于敏中

于敏中，字叔子，江蘇金壇人。乾隆三年一甲一名進士，授翰林院修撰。以文翰受高宗知，直懋勤殿，敕書華嚴、楞嚴兩經。累遷侍講，典山西鄉試，督山東、浙江學政。十五年，直上書房。累遷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复督山東學政。擢兵部侍郎。二十一年，丁本生父憂，歸宗持服。逾年，起署刑部侍郎。二十三年，嗣父枋歿，回籍治喪。未幾，丁本生母憂，未以上聞。御史朱嵇疏劾敏中「兩次親喪，蒙混為一，恝然赴官」。並言：「部臣與疆臣異，不宜奪情任事。」詔原之。尋實授。調戶部，管錢法堂事。二十五年，命為軍機大臣。敏中敏捷過人，承旨得上意。三十年，擢戶部尚書。子齊賢，鄉試未中式。詔以敏中久直內廷，僅一子年已及壯，加恩依尚書品級予廕生。又以敏中正室前卒，特封其妾張為淑人。三十三年，加太子太保。三十六年，協辦大學士。

三十八年，晉文華殿大學士，兼戶部尚書如故。時下詔徵遺書，安徽學政朱筠請開局搜輯永樂大典中古書。大學士劉統勳謂非政要，欲寢其議。敏中善筠奏，與統勳力爭，於是特開四庫全書館，命敏中為正總裁，主其事。又充國史館、三通館正總裁。屢典會試，命為上書房總師傅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

敏中為軍機大臣久，頗接外吏，通聲氣。三十九年，內監高雲從漏洩硃批道府記載，下

廷臣鞫治。雲從言敏中嘗向詢問記載，及雲從買地涉訟，嘗乞敏中囑託府尹蔣賜棨。上面詰，敏中引罪，詔切責之曰：「內廷諸臣與內監交涉，一言及私，即當據實奏聞。朕方嘉其持正，重治若輩之罪，豈肯轉咎奏參者？於敏中侍朕左右有年，豈尚不知朕而為此隱忍耶？於敏中日蒙召對，朕何所不言？何至轉向內監探詢消息？自川省用兵以來，敏中承旨有勞。大功告竣，朕欲如張廷玉例，領以世職。今事垂成，敏中乃有此事，是其福澤有限，不能受朕深恩，寧不痛自愧悔？免其治罪，嚴加議處。」部議革職，詔從寬留任。四十一年，金川平，詔嘉其勞勩，過失可原，仍列功臣，給一等輕車都尉，世襲罔替。四十四年，病喘，遣醫視，賜人蔘。卒，優詔賜卹，祭葬如例，祀賢良祠，謚文襄。

子齊賢，前卒。孫德裕，襲世職，以主事用。敏中從侄時和，擁其貲回籍，德裕訟之。江蘇巡撫吳壇察治，罪時和，戍伊犁。所侵奪者，還德裕三萬兩，餘充金壇開河用。

蘇松糧道章攀桂為敏中營造花園，事覺，褫攀桂職。敏中受地方官逢迎，以已卒置不論。既而浙江巡撫王亶望以貪敗，上追咎敏中。五十一年，詔曰：「朕幾餘詠物，有嘉靖年間器皿，念及嚴嵩專權煬蔽，以致國是日非，朝多稗政。取閱嚴嵩傳，見其賄賂公行，生死予奪，潛竊威柄，實為前明奸佞之尤。本朝家法相承，紀綱整肅，太阿從不下移，本無大臣專權之事。原任大學士於敏中因任用日久，恩眷稍優。無識之徒，心存依附，敏中亦遂時相招引，潛受苞苴。其時軍機大臣中無老成更事之人，福康安年輕，未能歷練，以致敏中聲勢略張。究之亦止侍直承旨，不特非前朝嚴嵩可比，並不能如康熙年間明珠、徐乾學、高士奇等；即寵眷亦尚不及鄂爾泰、張廷玉，安能於朕前竊弄威福、淆亂是非耶？朕因其宣力年久，身故仍加恩飾終，准入賢良祠。迨四十六年甘肅捐監折收之事敗露，王亶望等侵欺貪黷，罪不容誅。因憶此事前經舒赫德奏請停止，於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肅捐監應開，部中免撥解之煩，閭閻有糶販之利，一舉兩得，是以準行。詎知勒爾謹為王亶望所愚，通同一氣，肥橐殃民。非於敏中為之主持，勒爾謹豈敢遽行奏請？王亶望豈敢肆無忌憚？於敏中擁有厚貲，必出王亶望等賄求酬謝。使於敏中尚在，朕必嚴加懲治。今不將其子孫治罪，已為從寬；賢良祠為國家風勵有位盛典，豈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濫行列入？朕久有此心，因覽嚴嵩傳，觸動鑑戒。恐無知之人，將以明世宗比朕，朕不受也。於敏中著撤出賢良祠，以昭儆戒。」六十年，國史館進呈敏中列傳，詔曰：「於敏中簡任綸扉，不自檢束，既向宦寺交接，復與外省官吏夤緣舞弊。即此二節，實屬辜恩，非大臣所應有。若仍令濫邀世職，何以示懲？其孫於德裕現官直隸知府，已屬格外恩施，所襲輕車都尉世職即撤革，以為大臣營私玷職者戒。」

和珅

和珅，字致齋，鈕祜祿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少貧無藉，為文生員。乾隆三十四年，承襲三等輕車都尉。尋授三等侍衛，挑補黏桿處。四十年，直乾清門，擢御前侍衛，兼副都統。次年，遂授戶部侍郎，命為軍機大臣，兼內務府大臣，駸駸鄉用。又兼步軍統領，充崇文門稅務監督，總理行營事務。四十五年，命偕侍郎喀凝阿往雲南按總督李侍堯貪私事。侍堯號才臣，帝所倚任。和珅至，鞫其僕，得侍堯婪索狀，論重闢，奏雲南吏治廢弛，府州縣多虧帑，亟宜清釐。上欲用和珅為總督，嫌於事出所按劾，乃以福康安代之。命回京，未至，擢戶部尚書、議政大臣。及復命，面陳雲南鹽務、錢法、邊事，多稱上意，並允行。授御前大臣兼都統。賜婚其子丰紳殷德為和孝公主額駙，待年行婚禮。又授領侍衛內大臣，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，兼理藩院尚書事，寵任冠朝列矣。

四十六年，甘肅撒拉爾番回蘇四十三等叛，逼蘭州，額駙拉旺多爾濟、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、護軍額森特等率兵討之。命和珅為欽差大臣，偕大學士阿桂往督師。阿桂有疾，促和珅兼程先進。至則海蘭察等已擊賊勝之，即督諸將分四路進兵，海蘭察逼賊山梁，殲其伏。賊掘溝坎深數丈，並斷小道，不能度。總兵圖欽保陣亡。後數日，阿桂至，和珅委過諸將不聽調遣。阿桂曰：「是宜誅！」明日，同部署戰事，阿桂所指揮，輒應如響。乃曰：「諸將殊不見其慢，當誰誅？」和珅恚甚。上微察之，詔斥和珅匿圖欽保死事不上聞，赴師遲延，而劾海蘭察、額森特先戰顛倒是非；又謂自阿桂至軍，措置始有條理，一人足辦賊，和珅在軍事不歸一，海蘭察等久隨阿桂，易節制，命和珅速回京。和珅用是銜阿桂，終身與之齟《齒吾》。尋兼署兵部尚書，管理戶部三庫。

四十七年，御史錢澧劾山東巡撫國泰、布政使於易簡貪縱營私，命和珅偕都御史劉墉按鞫，澧從往。和珅陰袒國泰，即至，盤庫，令抽視銀數十封無缺，即起還行館。澧請封庫，明日盡發視庫銀，得借市銀充抵狀，國泰等罪皆鞫實。會加恩中外大臣，加太子太保，充經筵講官。四十八年，賜雙眼花翎，充國史館正總裁、文淵閣提舉閣事、清字經館總裁。甘肅石峰堡回匪平，以承旨論功，再予輕車都尉世職，並前職授一等男爵。調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管理戶部如故。

五十一年，御史曹錫寶劾和珅家奴劉全奢僭，造屋踰制，帝察其欲劾和珅，不敢明言，故以家人為由。命王大臣會同都察院傳問錫寶，使直陳和珅私弊，卒不能指實。和珅亦預使劉全毀屋更造，察勘不得直，錫寶因獲譴。踰月，授和珅文華殿大學士。詔以其管崇文門監督已閱八年，大學士不宜兼榷務，且錫寶劾其家人，未必不因此，遂罷其監督。

部員湛露擢廣信知府，上見其年幼，不勝方面，斥和珅濫保。又兩廣總督富勒渾縱容家人婪索，和珅請調回富勒渾，不興大獄。京師米貴，和珅請禁囤積，逾五十石者交廠減糶，商民以為不便。廷臣遷就原議，上並切責之。五十三年，以台灣逆匪林爽文平，晉封三等忠襄伯，賜紫韁。五十五年，賜黃帶、四開褉袍。上八旬萬壽，命和珅偕尚書金簡專司慶典事。內閣學士尹壯圖疏論各省庫藏空虛，上為動色，和珅請即命壯圖往勘各省庫，以侍郎慶成監之。慶成每至一省輒掣肘，待挪移既足，然後啟榷，迄無虧絀，壯圖以妄言坐黜。

五十六年，刻石經於辟雍，命為正總裁。時總裁八人，尚書彭元瑞獨任校勘，敕編石經考文提要，事竣，元瑞被優賚。和珅嫉之，毀元瑞所編不善，且言非天子不考文。上曰：「書為御定，何得目為私書耶？」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舉正以攻之，冒為己作進上，訾提要不便士子，請銷毀，上不許。館臣疏請頒行，為和珅所阻，中止，复私使人磨碑字，凡從古者盡改之。

五十七年，廓爾喀平，予議敘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六十年，充殿試讀卷官，教習庶吉士。時朝審停勾，情重者請旨裁定。和珅管理藩院，於蒙古重獄置未奏，鐫級留任。又廷試武舉發策，上命檢實錄。故事，實錄不載武試策問，和珅率對不以實，詔斥護過飾非，革職留任。先是京察屢邀議敘，是年特停罷之。嘉慶二年，調管刑部。尋以軍需報銷，仍兼管戶部。三年，教匪王三槐就擒，以襄贊功晉公爵。

和珅柄政久，善伺高宗意，因以弄竊作威福，不附己者，伺隙激上怒陷之；納賄者則為周旋，或故緩其事，以俟上怒之霽。大僚恃為奧援，剝削其下以供所欲。鹽政、河工素利藪，以徵求無厭日益敝。川、楚匪亂，因激變而起，將帥多倚和珅，糜餉奢侈，久無功。阿桂以勳臣為首輔，素不相能，被其梗軋。入直治事，不與同止直廬。阿桂卒，益無顧忌，於軍機寄諭獨署己銜。同列嵇璜年老，以讒數被斥責。王杰持正，恆與忤，亦不能制。硃珪舊為仁宗傅，在兩廣總督任，高宗欲召為大學士，和珅忌其進用，密取仁宗賀詩白高宗，指為市恩。高宗大怒，賴董誥諫免；尋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撫，屏不得內召。言官惟錢澧劾其黨國泰得直，後論和珅與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廬，奉命監察，以勞瘁死。曹錫寶、尹壯圖皆獲譴，無敢昌言其罪者。高宗雖遇事裁抑，和珅巧彌縫，不悛益恣。仁宗自在潛邸知其奸，及即位，以高宗春秋高，不欲遽發，仍優容之。

四年正月，高宗崩，給事中王念孫首劾其不法狀，仁宗即以宣遺詔日傳旨逮治，命王大臣會鞫，俱得實。詔宣布和珅罪狀，略曰：「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，蒙皇考冊封

皇太子，尚未宣布，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遞如意，以擁戴自居，大罪一。騎馬直進圓明園左門，過正大光明殿，至壽山口，大罪二。乘椅橋入大內，肩輿直入神武門，大罪三。取出宮女子為次妻，大罪四。於各路軍報任意壓擱，有心欺蔽，大罪五。皇考聖躬不豫，和珅毫無憂慼，談笑如常，大罪六。皇考力疾批答章奏，字跡間有未真，和珅輒謂不如撕去另擬，大罪七。兼管戶部報銷，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，變更成例，不許部臣參議，大罪八。上年奎舒奏循化、貴德二廳賊番肆劫青海，和珅駁回原摺，隱匿不辦，大罪九。皇考升遐後，朕諭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，和珅擅令已、未出痘者俱不必來，大罪十。大學士蘇凌阿重聽衰邁，因與其弟和琳姻親，隱匿不奏；侍郎吳省蘭、李潢，太僕寺卿李光雲在其家教讀，保列卿階，兼任學政，大罪十一。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，大罪十二。所鈔家產，楠木房屋僭侈踰制，仿照寧壽宮制度，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、瑤台無異，大罪十三。薊州墳塋設享殿，置隧道，居民稱和陵，大罪十四。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，多於大內數倍，大珠大於御用冠頂，大罪十五。寶石頂非所應用，乃有數十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，勝於大內，大罪十六。藏銀、衣服數逾千萬，大罪十七。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，私庫藏金六千餘兩，地窖埋銀三百餘萬兩，大罪十八。通州、薊州當舖、錢店貲本十餘萬，與民爭利，大罪十九。家奴劉全家產至二十餘萬，並有大珍珠手串，大罪二十。」內外諸臣疏言和珅罪當以大逆論，上猶以和珅嘗任首輔，不忍令肆市，賜自盡。

諸劾和珅者比於操、莽。直隸布政使吳熊光舊直軍機，上因其入覲，問曰：「人言和珅有異志，有諸？」熊光曰：「凡懷不軌者，必收人心，和珅則滿、漢幾無歸附者，即使中懷不軌，誰肯從之？」上曰：「然則治之得無太急？」熊光曰：「不速治其罪，無識之徒觀望夤緣，別滋事端。發之速，是義之盡；收之速，是仁之至。」上既誅和珅，宣諭廷臣：「凡為和珅薦舉及奔走其門者，悉不深究，勉其悛改，咸與自新。」有言和珅家產尚有隱匿者，亦斥不問。和珅在位時，令奏事者俱副本送軍機處；呈進方物，必先關白，擅自準駁，遇不全納者悉入私家。步軍統領巡捕營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餘人，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員保送御史。至是，悉革其弊。吏、戶兩部成例為和珅所變更者，諸臣奏請次第修正。初，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黃旗，及得罪，仍隸正紅旗。

子丰紳殷德，尚固倫和孝公主，累擢都統兼護軍統領、內務府大臣。和珅伏法，廷臣議奪爵職。詔以公主故，留襲伯爵。尋以籍沒家產，正珠朝珠非臣下所應有，鞫家人，言和珅時於燈下懸掛，臨鏡自語。仁宗怒，褫丰紳殷德伯爵，仍襲舊職三等輕車都尉。嘉慶七年，川、楚、陝教匪平，推恩給民公品級，授散秩大臣。未幾，公主府長史奎福訐丰紳殷德演習武藝，謀為不軌，欲害公主。廷臣會鞫，得誣告狀。詔以丰紳殷德與公主

素和睦，所作青蠅賦，憂讒畏譏，無怨望違悖；惟坐國服內侍妾生女罪，褫公銜，罷職在家圈禁。十一年，授頭等侍衛，擢副都統，賜伯爵銜。十五年，病，乞解任，賜公爵銜。尋卒。無子，以和琳子丰紳伊綿襲輕車都尉。

和珅伏法後越十五年，國史館以列傳上。仁宗以事蹟疏略，高宗數加譴責，闕而未載，無以信今傳後，褫編修席煜職，特詔申戒焉。

弟和琳，自筆帖式累遷湖廣道御史。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糧艘帶運木植，鞫得兩廣總督福康安寄書索購狀，帝嘉和琳伉直，下部議敘，由是遂見擢用。自吏部給事中超擢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。尋授兵部侍郎、正藍旗漢軍副都統。廓爾喀擾後藏，將軍福康安往剿，帝命和琳督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等事。尋命與鄂輝更番照料糧餉，擢工部尚書。疏陳賊酋拉特納巴都爾悔罪狀，詔令福康安受降，偕和琳妥籌善後。未幾，授鑲白旗漢軍都統。命偕孫士毅、惠齡覈辦察木多以西銷算事，仍理藏務。乾隆五十八年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五十九年，授四川總督。六十年，貴州苗石柳鄧叛，擾正大、嗅腦、松桃，湖南苗吳半生、石三保應之，圍永綏，帝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往剿。和琳時方入京，至卬州，松桃匪已闌入秀山境。和琳聞警馳往，督參將張志林、都司馬瑜擊走之；後復敗賊晏農，進攻砲木山黃陂，通道松桃：賞雙眼花翎。時福康安已解正大、嗅腦、松桃圍，攻石柳鄧於大塘汛，和琳率兵會之，遂命參贊軍事；克蝦勁碉、烏龍巖，降七十餘寨，封一等宣勇伯。復攻下岩碧山，賞上服貂褂。又以降吳半生功，賞黃帶。龍角碉、鴨保、天星諸寨大捷，加太子太保，賞玄狐端罩。嘉慶元年，克結石岡、廖家衝、連峰蜕諸隘，賞用紫韁。福康安卒，命和琳督辦軍務。時石三保已就獲，石柳鄧尚據平隴。奪尖雲山砲台，复乾州，賞三眼花翎。八月，進圍平隴，卒於軍。晉贈一等公，謚忠壯，賜祭葬，命配饗太廟，祀昭忠、賢良等祠，准其家建專祠。四年，和珅誅，廷臣論和琳藉勢邀功，上亦追咎其會剿苗匪，牽掣福康安，師無功，命撤出太廟，毀專祠，奪其子丰紳伊綿公爵，改襲三等輕車都尉。

蘇凌阿

蘇凌阿，滿洲正白旗人。乾隆六年繙譯舉人。自內閣中書累遷江西廣饒九南道。左遷。五十年，自吏部員外郎超擢，歷兵、工、戶三部侍郎。遷戶部尚書。出為兩江總督。嘉慶二年，授東閣大學士，兼署刑部尚書。和珅誅，休致，守護裕陵。卒。

論曰：高宗英毅，大臣有過失，不稍假借。世傳敏中以高雲從事失上意，有疾，令休沐，

遽賜陀羅尼經被，遂以不起聞。觀罷祠之詔，至引嚴嵩為類，傳聞有無未可知矣。和珅繼用事，值高宗倦勤，怙寵貪恣，卒以是敗。仁宗嘗論唐代宗殺李輔國，謂：「代宗為太子，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。及即帝位，正其罪而誅之，一獄吏已辦。」蓋即為和珅發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